

## 衆神默默

Brain & G. B.

小鎮上搬來了一位醫生，這是從來沒有過的。

在這麼偏遠的小鄉鎮，是沒有醫生願意到這兒來開業的，以前只要誰生了病，總要由家人背到幾十里外的城裏去看醫生，而且還是一位中醫師，總是看不出個所以然來，今天奇蹟似的在這小鎮上竟有正式的醫生來了，而且是一位藥到病除的好醫生，實在太難得了！

有一位醫生同住，無疑的對生命是一大保障。

從此，城裏的人生病都趕到這兒來看病了。

這是一種奇怪的現象，鎮上的人也看得出來加上他們發現醫生的臉上從來沒有一絲笑容，經常看到他獨自靜坐著沉思，於是鎮上的人開始猜疑起來，他是在逃避甚麼人嗎？或者是到這兒來等待甚麼人出現呢？

儘管他們如何猜想，疑問仍然是疑問，沒有人能回答他們。

最後，全體漸漸相信了一種答案，這還是城裏人的主意——醫生是到這兒來養病的。

其實連醫生本人都無法肯定來到這兒，爲的是甚麼？目的在那裏？

居住在這鄉下地方，對於過慣都市生活的他和妻兒，實在不太習慣了，但是他們已下定決心暫時留下來。

一年了，他已對這種樸素單純的生活有極深的喜愛，日子過得這麼簡單，正好給他一個調養精神的機會，使一年來緊張苦惱的生活得以緩衝一下。但這對他乃是另一場風暴前的暫時寧靜。經常的，燃起香煙來，就使他陷於往日的回憶裡。

想起在醫學校的日子，爲了準備一場大考，桌上堆滿了厚厚的原文書，一大杯濃黑的苦茶，通宵達旦的夜車，硬撐著將閉合的眼皮，那一段苦日子也挨過去了。

醫院實習更是勞累，整天整夜在偌大醫院裏東奔西跑，抱著一大堆的病列表，緊迫在主治醫師的後面，到每一個病床被問得目瞪口呆，在衆護士面前出盡洋相的慘劇。

遇到沒有自信的病例，偷偷由診療室溜出來翻書的日子。

許多技術做不好，被護士長罵得狗血淋頭的尷尬情形。

今天想起來，不覺爲當日自己的呆頭笨腦失聲大笑。

雖然如此，自己在醫學探討上却有長足的進步，尤其懷著莫大的理想和抱負。對這一切都欣然接受了。

也因爲這股幹勁，誠實和一成不變的愛心，終使他在贏得美人芳心，順利的在事業上婚姻上

打下了基礎。

一切都是這樣的美好，未來的遠景正充滿著遠望；通往理想的道路，看來已一路都是綠燈，那時真爲自己辛苦努力的成績感到無限的雀躍，笑容也常在疲憊的面孔上毫無理由的綻開來。

服完預備醫官役，爲了充實自己，再回到醫院來當住院醫師。

這時他已下定決心作一個婦產科醫生。

五年的時間就耗在無分晝夜的接生、手術、門診和念書上面，當他覺得呆在那兒工作已經是千百次的重覆，而家庭生活已經完全陷於低潮時，他知道是離開的時候了。

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，爲了美好遠景將就的日子該是結束的時候，太太和孩子的生活需要好好的照顧，過去對他們實在負欠太多了。

而且自己年紀已屆三十五，寄人籬下供人使喚的日子，也已經覺得難以忍受了。

他希望有自己的事業，好好的幹一番，這也正是他一貫的夢想。

幾年的積蓄加上父親留給他的一些產業，足夠在這大都市裏開設一所設備適中的婦產科醫院。他的熱忱及良好的學識技術，很快的博得遠近的信任及讚揚，業務蒸蒸日上。

有了良好的經濟基礎，家庭生活改善了，小孩子已能進入一流昂貴的幼稚園，也時時能聽到太太发自内心的歡笑；同時他事業上的野心獲得了滿足，苦心積慮所學的，如今有大大發揮的機會。

他想對此已是完全滿足了，奮鬥掙扎的日子已成過去，今天正是享受果實的時候了。  
「不幸的事終於發生了。」

想及此，他感覺深深的吸了一口烟，就爲了這個，把他理想毀之一旦，整個美妙生活扼殺，如今仍然惡果猶存。也爲了這個，他來到了小鎮，成爲小鎮上唯一的醫生。

那是一個深夜，他剛睡不久，急診室的鈴聲大作，顧不得太太的勸阻匆忙下樓一看，是一對青年夫婦，婦人已躺在診察室的長椅上，狀極痛苦，大腹便便，不停呼痛，看來是臨盆在即。

經內診係前置胎盤（Placenta previa），剖腹生產已是刻不容緩。

護士拿來填好的病例表，上面記載夫婦倆均爲大學畢業，看他們手互相緊握，男的一直把臉貼在女的頰上安慰她，一副恨不得分擔那份痛苦的样子，看得出他們是恩愛異常，愛神湊合的一對。

填好一切手術自願書等手續，病人被送上手術台。

這位緊張憂戚的男士緊跟著要進入手術房，被護士擋駕之餘，回頭來求我：「救救她！醫師！拜托！請救救她！」竟跪在地板上。

扶起他來，祇能未置可否的告訴他：「我將盡力而爲。」

在醫院的漫長歲月，已經使他了解「死神的手終究比醫生更具威力」，最後的勝利終歸於他，醫生握著病人的右手，死神却握著左手，然而生命的原動力——心臟，却更近於死神的一方：

...

如果是胎位正確的順利生產，醫院會答應那位丈夫進入產房，以作精神上的支援，但須進行剖腹，在手術房中，一位緊張的丈夫祇能帶來無謂的困擾。

手術的進行出乎意料的困難，病人原來患有心臟衰竭症，加上手術中之出血，雖然不斷的輸血急救，注射強心劑而且另外再調來了幾位同事來支援，情況仍未見好轉。

胎兒是死了，最後病人竟陷於昏迷。

直到心臟停止的一分鐘，他竭盡所學的去營救她，汗水濕透了全身，當他聽到心臟那最後一聲微弱的跳動趨於消失……完全休止時，頹然的跌坐在角落的小椅子上。

這不是他第一個死在手術台上的病人，但自開業以來，這却是第一次，想不到自己這樣虛心學習，仍免不了這種情況發生。

每次病人的死亡，對他的學識都是一種考驗，內心的欠疚更是難以言喻。

「對外面那位焦慮的等待著的男士，將如何交待呢？」

「天哪！那位感情支配一切的男子，將如何感受這一切呢？」

「他會恨我奪去愛妻的生命。」

「他是否能了解這是命運的安排呢？上帝決定了她的死亡，選上了我的醫院，而由我來執行。每一次死亡的責任，都落在我這雙救人的手上，滿手滿身的血漬，使我像個罪人，但真正的創

「子手是誰呢？」

「上帝！是誰使那最後一聲心臟的跳動停止呢？！」

走出手術房，迎面一拳就被打倒在地。

「你這劊子手！你殺了她！我要宰了你！我要報仇！」

在未能站起來前，這位男士像瘋狗似的撲過來，完全失去了理智，手中赫然握著一把剪刀，慌忙中翻過身來躲開刺來的刀鋒，抓住那握剪刀的手，兩個人扭成一團，這位男士因一時怒氣，力大如牛，眼看剪刀就要插入他的胸口，幸好護士情急前來搭救，但這位男士猛然回身，却將剪刀刺入護士的小腹，一聲尖叫，使這位瘋狂的男士楞了一下，趁機他由地上爬了起來，同時幾位同事趕來將這位憤怒的丈夫制服。

護士的傷是相當嚴重的，因此使這位男士被以「傷害」罪名判了刑。

醫師自己亦被控告「過失殺人」，為法院傳訊多次，終因無過失之嫌被判無罪。

這段期間所帶來的心理負擔是他從來沒有過的，當紅燈亮時，在這困境中，他才真正感到自己的孤單無助。

「平日的好友親朋都去了那兒？」

當他在困苦中掙扎時，不知多少次他這樣的問著自己。

可喜的是他有一位賢惠的妻子，不但在即將絕望時，給予他慰藉，使他重新振作起來；更在

諸多困難事件中，表現他堅忍的毅力和驚人的才幹，使他能安然渡過難關。

半年的時光，一切的糾紛，困難已趨平復。

唯一令他掛心的是得不到那位男士的諒解，和一股憤恨，那痛苦的眼中燃燒的怒火，經常在他的腦海中浮現，難以忘懷。日以繼夜的折磨著他，而且日甚一日。

物質上的損失可以設法補償；但精神上的摧殘却是難以彌補的。他實在想不出任何辦法去安慰這位陷於痛苦和仇恨深淵的男士。

「如今獄中生涯，對我的怨恨一定日深一日。」

最後的判決是一年六個月，他曾經多次到獄中探望，但都被拒絕會面，可知這其中包含的恨有多深，想得到諒解又是何等艱難！

於是他改寫送食物和書籍去。

「獄中的伙食並不好，生活又枯燥，這正是他需要的。」他想。

但是始終無法和那位男士在精神上做接觸，不能得到諒解，使他日日難安。

祇好透過監獄的精神科醫師，給予心靈上的指正，希望藉此能緩和男士的情緒，解除那切齒的仇恨。

但傳出來的消息都是：「出獄以後一定去找他算帳」。

「以牙還牙；以眼還眼！」

「我也要他嘗喪妻失子之痛！」  
的憤怒，更加深他內心的不安和愧疚。

失去愛妻的痛苦他是能體諒的，尤其一個感情豐富的青年……唉！他實在想不透這件事該如何解決。

經常的，他在夜半爲那可怕的夢魘驚醒，滿身冷汗，透了衣裳，夢中看到那位男士眼中冒著復仇的怒火，手中拿著刀朝著愛妻和幼子走去，而自己雙手被反綁於椅子，痛哭哀求的欲往搭救，而整個人和椅子一齊翻倒在地板上的慘劇。

他太太每每在此時，以那溫柔的雙手將他的頭抱在胸前，安慰他！她是這世界上唯一能了解他內心痛苦的人，在這身心俱疲重重困難中，他是他唯一生命的曙光。

另一方面，就因爲發生這不幸的糾紛，使他的醫院亦一蹶不振，病人不再上門來求治，他們變得不再信任他了。加上自己精神上的痛苦，他想這是重新作打算的時候了。

與妻商量結果，他們決定離開這個地方。

其實在他心中早有一番盤算，只是不曾告訴太太罷了。

那位男士有報復的念頭，他一直的不會讓太太知道，爲的是怕她知道傷心害怕，而且他知道那位男士受過大學教育，心中的恨又是那樣深，把生死置之度外來進行報復，是很可能的！當然最好在未出獄前能感化他，獲得他的諒解；否則只好在他出獄後，拼著生命去保衛妻兒了。

如今他在生命中，妻兒是他僅存的了，事業成了明日黃花，他將盡力爲此做最後的搏鬥。這種潛在的犯罪意識，警察是無能爲力的，他深深了解這點。

「找個地方躲起來不就行了！」

但既之一想：

「憑那位男士心中燃燒著的怒火，加上他的聰明才智，他遲早會找到我們的。」

「再者，這種不安的生活長此以往，在未跟他遇上之前，也許精神早崩潰了。」

最後他想了一個孤注一擲的辦法，這是他考慮了許久才作決定的。

「搬到那位男士的家鄉定居，等待他的出現，要來的終要來的。」

「出獄後沒有別的地方去，一定會先回到這兒來的。」

好夕那時作一個了斷，經年累月的精神不安，他實在受不了了。

於是，他們搬到這小鎮來，帶著他的夢魘和痛苦，勇敢的來這兒，接受命運的挑戰。

這仍是一個陰沉的日子，已經有兩天見不到太陽的踪影了。

「今天或明天將會有一場傾盆大雨的！」

醫師坐在診療室的座椅上想著。

「他再一個月就要出獄了，屆時我要去接他，再做一次最後的努力，如果他仍不理我，逕自離去，那我再回來設法。」

忽然一個小孩子走了進來，要他到山腰去看那位老婆子的病。

老婆子正是那位男士的母親，自己一個人和附近幾戶人家住在山腳下，這是他來此打聽出來的。她患有慢性心臟衰竭病，一旦症狀發作，總傳人來叫他，因此老婆子對他是無所不談，也告訴他兒子坐牢的事。

今天他看隨時可能下雨，到山腳下又有一段距離，所以穿了雨鞋，帶著雨傘，提著診療袋走路去了。

打過針不久，老婆子呼吸困難較恢復，他聽了老婆子說的幾句話，頓時臉色蒼白，針筒由手中掉落在地上，拔腿就往外跑。

原來老婆子告訴他：

「奇怪怎麼沒和你一起回來呢？剛才去請你來的，就是我的兒子，因在獄中表現優良，提早假釋出獄了。」

他恐怖的一路狂奔下山，山路崎嶇不平，跌倒了好幾次，穿著雨鞋跑起路來笨重吃力，他實在著急恐怖極了，脫掉了鞋子，打著赤腳急馳下山。

心想著：

「糟了！完了！一切都完了！珍和孩子！！」

路上的細石子刺穿了他的足底，鮮血流了出來，但他一無所覺……狂奔著。

鎮上的人從未看過醫生這樣激情，見到他瘋子似的奔跑，議論紛紛的在後頭跟著而來。

他上氣不接下氣的衝進了屋子，一顆心幾乎已跳出了喉嚨，房子裏的一切並沒有他想象的亂七八糟，等候室中坐著他太太和那傢伙，孩子正在旁邊愉快的玩著積木。

那位男士正在說話，看到他像條瘋狗似的衝進來嚇了一跳，連忙站了起來。

他太太走過來，挽著他的手，問道：

「這個人你還記得嗎？」

「當然記得！甚至在夢中都忘不了。」

他心想著點點頭。

「他是來向我們表示歉意的。」他太太接著說。

他已經明白怎麼一回事而安心不少。

那人開始解釋他如何指天對死去的爱妻發誓復仇，由於報復心切，如何在獄中為能獲准假釋努力的表现，後來經心理醫生開導和書中的啟示，又如何猶豫起來。

「今天一大早由獄中被釋放出來，我先到妻子的墳前，心中真是痛如刀割，報仇的心志又油然而生。回到家裏，母親因興奮過度而心臟病發作，我只好趕來請醫生。」

「想不到竟會是你，當時你正在沉思，我真有撲上去扼緊你脖子的衝動，但老母病危的念頭，使我退了出來，差個小孩去叫你。」

「看到你一下子就打點停當趕了去，我倒有幾分莫名的感激，然而報仇的心志仍然催促著我向這兒走來，心中暗想報仇的機會來了。」

「等到見了你太太和孩子，才知道我完全不忍心下手，坐在那長椅上沉思良久才使我領悟到我們終究不是禽獸啊！我們相同的都有仁慈的愛心。」

「和我一樣，你也絕對不忍心去殺害我的妻子的，她的死完全是天意。」

聽完男士的一席話，妻子滿眶淚水的眼睛直看著他，她已經明白這兩年來他的夢魘爲的是甚麼？而他則呆呆的陷入了沉思。

客人在這時候悄悄的走了。

屋外電光閃閃，雷聲隆隆的響徹天際，傾盆般的大雨下了起來。

醫生仍呆坐在那兒，掛著淚水的臉抽搐著，突然站了起來，衝出門外跪倒在大雨中，高喊著：「天哪！這是甚麼遊戲呢？！這算是甚麼遊戲呢？！」

大雨仍舊不停的淋在他的頭上，沒有人回答他：……。

醫師經不住全鎮民的懇求終於留了下來。那場雨過後，鎮上的人得知他即將離去的消息，全體聚集到診所前面來，跪在那兒。其實他去意已決，事情已了，沒有再留下來的理由，當他看到這幕情景，望著他們一張張熟悉親切的面孔：每一個人的名字，他都可以叫得出來；甚至每一顆心臟跳動的聲音，不同聽診器他都可以意想。

「他們正迫切的需要我，這裏已經是我的天地了。」

「一個醫生不留在人們需要他的地方，到那兒去呢？」他心想。

「以前怎麼一直沒有想到呢：……。」

11月8日清晨1點30分脫稿

(第十二期)